

李 国 文

第一杯苦酒

7.7

第一杯苦酒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165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8 $\frac{1}{4}$ 插页2

1982年3月北京第1版 1982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86,000

书号16613·3267

定价0.60元

序

李 清 泉

我对于李国文同志约我写序的要求，感到唐突，推让再三，自忖不堪此任，无奈他情挚意切。

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普通的，任何一个作者都会遇到编辑，而任何一个编辑也都会遇到作者。可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场风暴，把这种很普通的关系特殊化了。他成了“毒草”的作者，我成了批发“毒草”的编辑，互为致祸之由。倘若没有写“毒草”的作者，编辑自然就平安了；倘若有鉴定无误的编辑，写了“毒草”也出不了世，又该有多少作者得到荫庇，真是大恩大德。可叹我们都无此奇能，因而自然又都在劫。

一九七八年，我贬外二十载回京，因有改正之机，蒙人不弃，予以收留。这年冬，见了王蒙，说是李国文这人还在，唯不知其详。我每每对他歉疚于怀，刚刚处女作问世，该算一喜吧，可是立即就被置于“死地”了。他是二十才过不久的稚嫩之年，能想得通吗？能支撑得住吗？我当时虽过四十，属于壮年，但却比他多经了二十年的民族灾难和革命队伍的斗争磨炼。我自然也怀念罹此一难的老同志，但那又是别一种人间情味，老同志就在五七年那种烟尘迷漫中，也还有人坦然立誓：“生是共产党的人，死是共产党的鬼。”俗谓王八吃秤砣，乃发此铁心之

言。却唯独对于青年，倒是比之于对自己，还多几分惆怅惋叹之情。越二十年知他尚在，也就疑虑顿释。

又不久，秦兆阳回京，叙别中提到李国文。事有凑巧，他正在阅读李国文写的长篇（现在已经出版了的《冬天里的春天》），而且颇为称道。这自然是更令人动情的佳讯了。

现在李国文同志的短篇小说要结集出书，其所以指名我为其序，而又情挚意切，大概缘于此。我自知文思枯竭，笔墨弩钝，明知其不可为而为，盖以此故。

一九八〇年之前，我们之间仅有一面之缘，而且是在《人民文学》的小会客室里，在许多编辑的簇拥中相见，时间约莫是一九五七年的四、五月间。

这本集子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我以前看过的。其中五七年部分的前四篇，便是在上述会见之前看了的。当时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告诉他，我们都准备采用，但比较一下作品的社会内涵，人物刻画，生活含量，打算先发《改选》。现在事过境迁，重读这些作品，仍感到把表现了作者已经达到的思想，艺术高度的作品先拿出来，这既是赏鉴者的正常心理，也是帮助新人翕然而立之图。

一九七九年，有位作者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文章，为二十二年前的《改选》鸣不平。他说：“现在回想，这短篇实在是一个天才的预告。‘样板’这个词可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成为一根棍棒，起杀人的凶恶作用。历史辉煌地、毫不走样地证实了这个预告，简直维妙维肖到使人吃惊！然而，这篇小说后来被不公正地定为‘毒草’，遭到强词夺理的‘批判’。”

为《改选》叫屈，这在两年之前，仍不失为一种义举。但若

论它的社会意义,我认为却不在于“天才的预告”。象《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》等被列为“毒草”的作品一样,其基本之点,在于揭示了我们在当时还萌发未久的官僚主义,脱离群众的状况。只是取材的生活范围,着眼的角度,以及思想和艺术体现的程度各自不同而已。可悲的是我们迄未放弃反对官僚主义,反对脱离群众的政治要求,而一旦变为文艺形态,却几乎都没有好下场。生活是最无情的了,当时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,现在是拿不出手的,写文章去进行批判之批判,也是不必的了,生活本身胜于雄辩。至于作品中写到的“样板”,也是当时的实际,并非什么历史的预见。

《改选》作为作者二十多岁时的出手之作,至今读来也是无愧的。只是许多年来,官僚主义积习日深,现在的事情更其复杂了,不是彼时的《改选》所概括得了的。此外,《改选》中的老郝这个形象,虽然有联系群众,关心群众疾苦的显著优点,因而和官僚主义者的对比十分鲜明。但这还仅仅做到把官僚主义的或一侧影指给人看,生活还要求和官僚主义展开艰巨斗争的人,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。从这个更高更积极的要求来说,老郝就显露出不少弱点了,老郝最后只有一死。这只不过是 对官僚主义进行尸谏,不是致胜之由,更不是鼓舞人心的结局。

《月食》是全书中的力作,它既显示了作者的艺术能量,也显示了作者深沉的思想容量。从《改选》到《月食》,年代标志是一九五七到一九八〇年,前者是致祸之作,后者是获奖之作,悲喜融汇,不免令人有点沧桑之慨。中间这二十二年眼睁睁被埋葬掉了!“右派”的生活是异常艰难的,他能够做些什么?但另一方面也得说,如果李国文同志丧失了生活信念,如

果在这样长的时间里，他不读点什么，他也不练练笔，他对生活也不进行观察和思考，进而也茫然不能获得相应的生活结论，那么，可以断言，他也就决写不出《月食》。

主人公伊汝在二十二年之后，到老根据地去寻求，一路上的见闻，引起了回忆和感受。他寻求着他失去的东西。这个听起来象寓言一般的构思，由于充实的生活内容，广泛的生活知识，准确而生动的人物刻划，读来令人感动。伊汝失去的，是在更广大得多的范围内，我们许多人共同失去的。作者说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然而只要有诚心，再厚的冰也是可以融化的。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蚀，只要有觉悟，月黑可以复明，失去的可以找回来。《月食》较之其余作品，生活概括更深广，生活信念更顽强，生活追求也更执着。

《月食》中有约上十个人物，各自占据着生活的一角，做其性格所当做，言其性格所当言。没有模糊和雷同，又没有木偶式的概念化身。人物刻划的深浅厚薄，不能脱离作品的特殊形式，以及完成主题的需要。我认为，在一个写了这样多人的短篇中，许多人物的活动空间都异常窄小，可是寥寥几笔，却把人物勾画得音容宛在，进退相宜，这是难得的功夫。而其人物关系之繁复，诸多线索的断断连连，针线细密，足见精工之妙和作者经营之苦。

在某次座谈会上，作者在自述其创作经过时说，《月食》是在读了许多写“右派”的作品之后写的；而《空谷幽兰》是在读了某些谄媚式的写中外友好的作品之后写的。我以为这值得用黑体字标出，以便提请注意，也颇足师法：其一是自己在考虑写某类题材时，先读一读别人写的同类题材之作，这是要花

费相当时间和精力，这说明作者创作态度之奋发与严谨；读别人同类题材之作，不是为了仿造，反而是为了出新。《月食》本身证明，把“右派”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相联系，立意高远，见识拔群；此外，还有不可小视之处，作者自己就是错划的右派，历经人间艰辛，甘苦备尝，屈辱难计，在以“右派”伊汝为轴的《月食》里，却完全略去二十二年不写，专写他去寻求失掉的人民。作者倘若私念缠身，作品就难以摆脱个人的狭隘眼界，就会借作品来渲泄私愤，作品的主题，人物，思想，要取得现有的成就是毫无可能的。可见从个人的局限中跳出来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生活，是一个作家的关键课题，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、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之精义所在。

其二，我们一些不甚高明的、不良的创作现象，有些可以归因于作者思想贫乏，有些也可归因于作者生活贫乏，有些或二者兼备，须作具体分析。李国文同志如果没有仔细的生活观察，没有较广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知识，没有较富的生活积累，仅仅有高思想，好意愿，看了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之后，仍然不一定就能写得别开生面。看了那种谄媚式的中外友好作品之后，心想反其意而行，也不一定就能写得出《空谷幽兰》。手中没有掌握所需的大量生活材料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看了《空谷幽兰》，对于他所写的音乐家是信服的。作品所表现的音乐知识，当然是特定题材之需，也证明作者在日常生活积累中所花费的心血。

有人认为美国具有比中国更好的才能发展条件，因此认为《空谷幽兰》写了一种颠倒的现象，而很不以为然，我认为只要中国不是没有任何发展才能的可能，哪怕是发展才能的障

碍更多些,也更艰巨些,我也乐于看到中国人的才能在苦斗中成长。

若说美国就没有障碍才能生长的条件,这无疑是迷信。我赞赏《空谷幽兰》的创作动机和主题意图。还赞赏作品不是用概念图解的办法去完成。而且整个集子中,没有沾染过去的这种流行病。

我还喜欢《空谷幽兰》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匀称,生活旋律比较从容和充裕。正象人们不喜欢吃“死面馒头”一样,我也不喜欢吃含量甚浓的“压缩食品”。

很多大师都说过,宁可把长的缩短,而不可把短的拉长。把长的缩短,照我的理解,是对生活素材进行精选,是构思与结构的精巧,发挥一以当十的效能。而不是把计划写长的材料照旧不动,仅仅进行体积上的强力压缩。这不是解决长和短的艺术方式。

作者一般说是注意结构的,作品中臃肿的部位,并不多见。而且我想举出,《车到分水岭》是短篇小说结构的上品,也还有其它的艺术优点。但作品又是不成功的,要紧之处在于对生活的认识和分析不够准确。农场女知青程艰,因为父亲官复原职而回城了,和她那些追着鲜花酿蜜的伙伴们分道扬镳。具有本质意义的人生道路的选择,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。简单地用一个人在农村和城市的流向上来确定生活道路的分水岭,于理不合,因而主题含混。《第一杯苦酒》在表现矛盾冲突上,既有不够清晰和充分的地方。作品的成败有力地证明,思想性和艺术性犹鸟之两翼,作品只有两翼相得,才能凌空翱翔,夷柔如意。

偶翻郑板桥书信，论曰：“作诗非难，命题为难。题高则诗高，题矮则诗矮，不可不慎也”。题，即今之所谓主题，是思想性的主要体现。高矮即今之所谓深浅。此外，题意还可区分为清与浊、正与误等多种情况，都是作者对其所表现的生活的主观认识。“不可不慎”是对作家的警醒之言。

然而，我还要从另一角度来谈这个问题。任何人的认识，总是循着由简入繁、由偏及全、由浅入深的过程发展的。总是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其以前认识之不足，不断修正以前认识之误差。这样一个普遍认识规律，乃是常识。而我之提出这常识来，就因为对待创作，我们往往不按常识办事，总是特别严酷和苛刻。

除了这个认识规律上的问题，还有必须提到的一点，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是十分复杂的，社会变动是十分猛烈而迅速的。在我们这里，许多事物是毁誉不一的，价值观念反反复复，行情不定。这是世界少有却是我们的显著特点。这一特点，当然给认识与表现现代生活构成极大的难度，而我们往往失察于此。表现我们雍容大度之处多矣，却独不见容于创作上的误失（仅指误失），使人愕然不解。

李国文同志的集子，固展示了他从事创作以来的劳绩，他的才华，他对于生活的理解，却也留下了文祸黑黑的印痕。但愿这一页永远翻过去了，不再重复。只有这样，《月食》才有可能成为作者的新起点，作者为人民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是可期的。

1981.6.14.

目 录

序	李清泉 1
---------	-------

一 九 五 七

改 选	3
童 心	19
出 息	23
邻 居	29
在路上	34
巧 遇	42
第一杯苦酒	54

一 九 八 〇

月 食	77
车到分水岭	117
波 折	123
空谷幽兰	142
雪,默默地落	166
缝 隙	181
妹妹的生日	190
秋后热	211

一 九 五 七

改 选

按照工会法的规定，这一届工会委员会已经任满了，如果再不改选的话，除非工会法有了新的章程，否则再拖下去，会员也不能同意的。于是委员们忙碌起来，工会主席起草一年来的工作总结，为了使这报告精彩生动，让人听了不打瞌睡、不溜号，他向各个委员提出了“两化一板”的要求：

“你们提供的材料是我报告的基础，工作概况要条理化，成绩要数字化，特别需要的是生动的样板。”

你也许没有听过“样板”这个怪字眼吧？它是流行在工会干部口头的时髦名词，涵意和“典型”很相近，究竟典出何处？我请教过有四五十年工龄的老郝，他厌恶地皱起眉头：“谁知这屁字眼打哪儿来的！许是协和语吧？”

委员们都在为“两化一板”着忙，本来冷落的厂工会，这时象停久了的钟摆，不知谁拨弄一下，滴搭滴搭地走动起来，显得少见的生气。人们路过工会的窗口，都不禁探头张望，担心里边别要是出了什么事？“两化”倒是容易的，“一板”却为难了，委员们既没有艺术提炼的才能，又不象到人事科、劳动工资科、厂长室、合理化委员会照抄材料和数字那么方便。但是主席却象产妇进入临产期那样，孩子没有出世，已经琢磨得出他的声音笑貌；他仿佛看到了在会员大会宣读这篇作品的结

果，得到了全体会员的欢迎和信任，一致赞成他们继续连任下去。

主席把委员们找来汇报“两化一板”材料，每个人的脸色都沉甸甸的，连通讯员也是愁眉不展，他瞪着一堆久已不用的脏茶杯发愁，一时怎能洗刷出来？这时主席发言了：“来齐了咱们就凑吧！咦？老郝哪？怎么又不见他？”

通讯员抢着回答：“我通知他了，他说打发完死人就回来。”他巴不得主席说声找，那他拔腿飞跑，就可以丢下茶杯不管了。

“什么死人？”

“铆工车间的老吴头老死了。我们老郝给看的板子，选的地皮，这阵子正大出殡哪！主席，我去把他找来？”

大概考虑到把出殡队伍的头脑、葬礼的主持人抽走的话，得罪了死者倒不用怕的，反正他也不会提意见了，冒犯了群众那可是划不来的，何况目前正是改选期间，于是通讯员只得低头冲洗茶杯去了。

“同志们！要紧的是样板！”他不满意委员们汇报的材料，“数目字你们不给我，我也能搞到的。现在我这报告缺的是样板，难道我们工会委员会干了一年，没有一块样板？……”主席说得激昂慷慨，急得用手直弹桌子，爆起一阵浮土，呛得委员们直打喷嚏……

大家一阵沉默……

“板子倒是有的，我看中一副好板子，娘的，就是不给我。”幸亏老郝讲这话时是在出殡队伍里，否则那得了“样板”狂的

主席，一定会抓住他紧紧不放的。

老郝拄了根拐棍，走在出殡队伍的前面，和他并排走着的，是死者的老伴，没有成年的儿子，和一些有着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头，他们头顶都秃光光的，步伐迟缓，神态庄严，震慑得瞧热闹的人屏神敛息。跟着是十六人的抬棺大队，二十来人的挖墓大队。这些老郝眼中的年青人，额头也已皱纹累累，经过时间的磨练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以后，性格稳定了，开始变得踏踏实实，步伐沉稳起来。他们的后面，是拖得很长的群众队伍，并不需要特别的组织，只要老郝带头的，而且送的是一个善良的死者，人们就自觉地除下帽子，排到队伍里去。没有灵幡，没有花圈，没有旗帜，没有哀乐，只是默默行进中的送葬队伍，这对一个朴实的老工人来说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葬礼了。

老郝轻声地回顾左右说：“我在制材厂给他们一顿教训，老吴铆了一辈子铆钉，就连你这厂房架子也有他的心血，难道不该摊副好板子，他死活不给，这柏木的也是硬对付来的。”

到得墓地，墓穴早挖好了，吆喝着把棺材松绑轻轻放下去，开头几铲子土是由死者的亲人、老郝和老工友们填上的，随后那些年青人才一涌而上，抡起那开动机器、挥铁锤的臂膀，一眨眼工夫从平地耸起新的坟山。老郝照例讲讲话结束葬礼，他的墓前演说从来没有准备过，而且永远讲得动听，甚至连死者的行状也不需特别记忆，他们共同生活了半辈子，熟悉得连手心纹路都清楚的。讲到最后，老郝叹了口气，惋惜地：“唉！又死了一个好手艺人，老吴那双手可是宝贝啊！他拿起铆枪来，比姑娘用绣花针还灵巧。他铆的活过上千年万载，也找不出半点毛病。可是眼下有些心盛的娃娃，昨天还穿着

开裆裤呢，今天刚满师，就想爬到别人头上撒尿。”老郝用眼扫了那站在圈子外边的真正年青人，他们几乎没有勇气正视老郝的眼光，都扭过头去。“学学这位死去的老爷子吧！他是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孩子们，这话不能错的。”

他送那老伴和孤儿回家，在他们家用拐棍这儿点点，那儿戳戳；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：“米、面还存着多少？煤和劈柴还有没有？房子漏不漏？孩子上学多少学费？念书的出息怎样？……”那老伴儿哭哭啼啼地回答，孩子倒还镇静，给他娘补充着。

老郝看到最后说：“好吧！将来让孩子进厂补个学徒，把他爹的手艺传下去。你嘛哭够了也就算了，人老了总得死，你我也不免要走这条道的。可是你活着，就得打活着的主意，好生把孩子教养成人，死鬼也就心安啦！”刚止住哭的老伴，这时哽咽起来。走出门老郝回头说：“烧煤眼看过不了冬，明天我着人给送来。”

每逢他打发走一个老朋友，两腿就增加一两分不自在，翻过铁路道口，累得他差点瘫痪了。他记起工会找他开会；记起那头痛的“两化一板”：“横竖也是迟到，他们能宽待我老头的。”他索性在路基旁坐下歇脚。

一个没脚虎的小孩，刚学会走路，他那蹒跚的脚步和这患风湿症的老人差不多，在向路基爬过来。这时虽然没有火车，老郝依然顾不得一切抢前抱了过来，任凭孩子挣扎哭喊，他也不放松一点，他气得骂道：“娘的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要让火车碰伤压坏，该到工会哭啦闹啦！”

一个婆娘听到声音喊着走来：“谁欺侮我们家宝贝儿？”

“我，是我！”他愤愤地把孩子朝地上一顿，顿得孩子哇的

哭了。要是别人，那婆娘性子早发作了；可是认出了是老郝，脸上堆笑：“麻烦您老人家，给我们看孩子，谢谢您啦！”

“哼！”他挥了挥拐棍：“你这是怎么做妈妈的？放孩子满处乱跑。现在我是浑身不得劲，要有力气，用这好好揍你一顿，就该知道怎么带孩子啦！”那婆娘在他背后伸了伸舌头，抱着孩子走开了。

等老郝赶到工会，会早就散了。只剩下主席一个人，埋头在写他那篇杰作，脸憋得通红，老郝也没敢打扰他，蹑手蹑脚地坐在旁边等待。他对于提起笔来，正在动脑筋做文章的人，永远怀着敬畏的心情，那怕他的孙女伏在灯下做功课，他也喜欢在旁边静坐观看，和她同享创作的烦恼和愉快。可是主席这篇文章太难写了，他几乎在折磨自己：一会儿抓挠头发；一会儿拧自己的鼻子；一会儿咬钢笔杆；一会儿拍打脑袋，青筋暴起老高，最后把笔一扔呻吟地：“瞎！样板，样板，没有样板甚么都完了！”

老郝同情地叹了口气，主席转过身，惊讶得眼睛都吊到额头上：“老郝你怎么搞的？多咱工会开会，你也没有痛快地参加过，不是迟到就是早退；不是张三叫就是李四喊，你是工会的委员，还是大家的勤务员？”

老郝怯生生地回答：“我不是来了吗？”

“好！那就听听你的汇报，两化一板，要紧的是样板！”

老郝抖抖索索地打口袋里掏出个本子，污秽得跟抹布差不多，他颠三倒地寻找，也找不到煞费苦心准备的“两化一板”，急得他两腮直哆嗦，偏偏那些滑腻的纸张不听话，在手指头间滑来滑去。